

新造除吳忠恕子

沒口青天不可欺
再说忠恕人知因
使我如今也计施
虽然困紮潮州城
若得意溪共東津
忠恕听自只话机
就称瑶檢做先生
瑶檢就共大哥言
東津有个相好人

潮州音乐研究室赠

潮州歌册选集

薛 汕 整理

上 册

汕头市群众艺术馆编印

1992年10月

目 录

序	(1)
宋帝昺走国	(11)
吴忠恕.....	(101)
新中华革命军缘起.....	(197)
海门案.....	(277)

序

一九八二年二月间，北国春寒料峭，南乡春雨连绵，已经二十多年了，我不像知音的候鸟，倒像一头斗败的困兽，返回故土。

我在旅途中，梦里双亲迎来了！直见到白发婆婆的婶母，热泪还没有干，哪有什么双亲？只有婶母的声音：“来了就好，这也是你的家！”我回来了，不该让婶母陪着擦红了眼睛。我安静下来，婶母从楼上翻箱倒筐地把一个抄本放在我面前：

《刘成美》！

这是潮州歌册，经过多少次巨大的浩劫，她老人家还冒着生命的危险，深藏着《刘成美》。她知道我是爱潮州歌册的，问了一句：“为什么现在见不到歌册呢？”

这该怎么说呢？潮州歌册，连同木刻版早被烧毁了，到处找不到。我回答着：

“会见到的！”

五十年代，我曾写过一篇有关潮州歌册的散文。现在，不能缄默了。就写了个题目叫《薰陶》，寄给《汕头文艺》发表了。在里面，我提到：

潮州歌册薰陶着潮州的人民。每当月明之夜，一把葵扇还悠闲地扇着；在榕树下，秋虫唧唧鸣叫之际；在屋檐下，尽管蚊子很能叮人；在门楼处，有心人还煮着乌龙茶伺候，……只要有人唱歌册，就簇簇地拥有一群，如醉如痴地听着，念

歌册的不歇，听歌册的就是一个通宵也不走。这么一来，作父母的，只好再三劝告孩子们：“夜晚一去听，白天的心飞了！不让多听歌册。这没有别的原因，一去听了，干活没有心绪了，什么事儿都被耽搁，还会闹出意想不到的祸端来。这分明不是歌册的坏处，还可以说是歌册的好处呢！它有多么大的吸引力，使人忘记了一切，引入进入歌册里所展开的年代，历史舞台上的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都活动开了。瞧英雄驰骋在战场上，小姐叹息在美丽的花园里！于是忠勇的众口赞扬，奸邪的千夫唾骂，多么广阔又多么激动人心啊！终于见到大千世界了。”

潮州歌册教会了很多认字，从声音去找字，看了字知道念什么音，一天一天地，越听越认越多，已经认字的，听熟了，知道这个故事是怎么个来龙去脉，遇到社会上的奇事，碰到地方上的案件，说的无心，听的有意，很多人变成歌册的作者。熟读唐诗三百首，不会作诗也会吟；熟读歌册数十部，不会编歌也会评，已经能够谈论谈论呢！这就是酝酿酝酿教材，从而父教子，母教女，用不着师承。不能背歌册的，有木刻的本子可以瞧着。潮州歌册不同于音乐的曲调，无须讲究，又大多是五、七言的句子，念起来有节奏很顺口，兼之押上潮州话的脚韵，铿锵绝响，又俗又雅，沁入肺腑。每一部歌册的用字，大约在五百个左右，因此，只要认上二、三百个字，就可以开始朗读了。即使里面有些生字，跳着念了过去，还是听懂了，知情了，丝毫不影响一个人物的形象，或追求一个故事的结局。就这样，不少人是从听到学会念，念得多了，受到启发，如数家珍。往往把社会上某些歹人，竟与歌册上的人物等同起来。例如说：“林大鼻臭钱！”“陈世美臭！”遇到某些好人，涉及命运，很容易地寄同情而长抒发，

因悲愤而作不平鸣，抱向往而绘画卷，也就编了出来。最有趣的，新的歌句在流行了，木刻的本子还没有问世呢！”

“我是一个久离潮州的他乡之客。我身边还留有潮州歌册，每读一部，故乡的风情物象，油然而起，那念歌册委婉朗朗的声音，已成召唤，一件件的涌上心头，……”

怎么样才“会见到”呢？先是约汕头的朋友们选一部出来，哪知道困难很多：一是当地找不到本子；二是编选起来，面临的问题又多；校点上的，如何保持潮州的语言？如何用字？整理上的：如何对待封建礼教、神话迷信？如何去糟粕存精华？……一旦编排出版，必须考虑到全国读者能够加以欣赏，而懂潮州语言的读者不觉“走味”。

两个年头过去了。

关于潮州歌册，冲破沉寂的是一九八二年十二月，谭正璧，谭寻写了《木鱼书潮州歌叙录》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印出。这不仅把潮州歌册的读者扩大到全国范围，而且作为一笔丰富的祖国文学遗产，应当考虑继承的问题。一九八三年八月，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戏曲曲艺》卷出版了，其中有《潮州歌》条，又是一个促进，再不容忽视潮州歌册了。

我出于这样一个想法，才决意就我所掌握的资料，其中比较优秀的加以考虑，整理一个选集。大体是如下的书目：

历史帝王题材：《宋帝昺走国》

民主革命题材：《吴忠恕》和《新中华革命军缘起》

审理公案题材：《海门案》和《水蛙记》

民间喜剧题材：《滴水记》和《冯长春》

民间悲剧题材：《双状元英台仔》

神话童话题材：《升仙图》

我要附带说明的：名篇《荔枝记》因已收编在另一部

《陈三五娘的故事》资料集中，就不再选；脍炙人口的《苏六娘》，多方搜寻找不到本子，只好放弃；还有《许友若》，写孙中山领导的饶平黄冈起义，也以没有本子而告缺。即使这样，这个选集，足以代表不同的内容、形式和风格。

原来预定二月间脱稿，一旦着手，出现了很多想不到的问题，逐步解决了，时间也就推迟了。现在略说此中的原因吧！

这些木刻本子，大多残落，歌句中掉字、毁字是很普遍的；已存的原刻，白字、错字也很多；还有潮州语言的用字，已用的，有些不可思议，例如“得桃”、“做年”……音义距离太远。这就须加正义，使能靠拢而会意传言，不能不费一番斟酌的功夫。

为此，特列了一个《潮州语言注释表》，且举例解释几句：

“逛儿”，原用“得桃”，可用“𠂔𠂔”，因不普遍，与流行简化用字容易混淆，因叫改用“踢达”。

“怎么样呢”，原用“做年”，因用简词“怎呢。”

“家、屋”，原用“厝”，厝系停棺之年，意不符，因此改用“处”。

“妻子、老婆”，原“嬲、嬲”兼用，统一用“嬲”。

“什么人、什么地方”，原用“值人、值处”，采用古义，用“底人、底处”。

“自己”，原用“繆已、交已”，改用“个已”。

“打雷”，原用“雷陈”，改用“雷同”。

这么做，是不是做得对，可以讨论，有待统一。俱信比原来好了一点，不至离意太远，使不懂潮州语言的，也较能

望文生义。

潮州已习惯了的用字用词，也须加分别，才能一看明确，都一一作了处理。例如：“准、允”、“诸、且”、“欲、要”、“理、礼”……加以分开，“着”为“着、得”、“翁”为“翁、夫”……等二意，也加以分开；“礼仪、理直”是不同意义，有写“理仪、礼宜”都改正统一了。至于潮州常用，可代以都懂的就改用了，例“跋”改“跌”、“夭是”改“还是”、“孚”改“娶”……等等。

还有一些由于不得已而出现的，同一意思，用词贫乏常出现的，如形容“样儿”，就用“形藏”、“形骸”、“行藏”……；形容“张罗、原由、道理、说话”，就用“张迎、因依、理宜、言陈”……等；同一意思，因抑韵而用字倒置的，如当该、济周、细详、德积”……等，只好不改，暂且照旧，作为过去的语言得了。

这个选集，不叫核订，而作为整理，出于如下的事实：

一、核订、标点、编序……全部是重新安排，一改过去以韵文朗诵会意为主，代之以阅读欣赏为主。因此，按故事情节的发展，尽可能减少长龙不断现象，使段落分明，叙写人物说话眉目清楚，有回思的余地。

二、原来是四句一组，潮州音韵逢偶抑脚韵，排列与之相适应。现把这降为次要，以内容为第一义，即使因分段在排列上拆偶句、拆了韵，单句缺脚韵，也在所不惜。这一点容许有不同意见，但方便读者，不至以音韵而害义，即使有缺陷，暂且如此。这一点，若是新创作，当可避免，既是传统的作品，无法避免也就罢了。

三、凡属侮辱性的语言，特别是两方对敌，非对方的口气而是作者所陈述的，一概正名，不用“盗贼”、“妖鬼”、

“狼主”……一类的贬称，恢复原本的叫法，直称不动。这样，一句之间，不免字辞有所调整。

四、一般地说，封建说教，牵涉的面较广，只要没有太大的毒害，就少更动，如诫以三从四德：存在一夫多妻现象，……等等。但是涉及封建迷信，又不是神话，得加分辨，加以清除；有些意在劝善，形象恶劣，也不容存在。既有所剔除、删节，就势必有所增添，略加陈数，使之衔接，做到弥缝而不留痕迹。

五、劝善、宿命的论断以及类似的词句，系作者的意图，与故事无关，删去了，无伤大雅而更能显示作品的艺术力量。

每部书的情况各有不同，略加说明：

《宋帝昺走国》，写宋代恭宗命韩滔抵抗金兵，不意元兵入中原，帝昺逃潮州蹈海的故事。这是潮州歌册中，以写宋代为背景的十多部中最后的一部。一向最受欢迎，成为日常谈资，一提包公，一提杨宗保，……为宋代江山的存亡得失，几乎惊叹观止。但是，这么些作品，却是在清中叶以后才出现的，这就不是一个简单宫廷稗事或趣闻野史而已。应该指出，意在贬清代以思念明代，张民族正气，灭异族威风。至于写宋代帝昺走国，却又另有所指，末代皇帝的灭亡表示什么呢？正是晚清的写照。因此，阅读这一部作品，须知“画外音”。对于文字，大体不动，仅除去玉英与南海清用法术部分，使用写实主义的方法，不因此有无稽之谈而有损原有的风格。

《吴忠恕》，写清咸丰四年（一八五四年）五月十五日，太平军的一部分，吴忠恕在潮州彩塘起义的故事。其中所记，与真实有些距离。这里着重的是实地记录，以讹传讹的有之，随

意加添的有之，特意诅咒、侮辱为盗贼更是贯串到底，但作者很同情吴忠恕，还流露出对吴忠恕说些好听的话，也写出某些真象。因此，整理这一部作品，就是拂去蒙尘，让珍珠光辉夺目。在这个意义下，尽量把富有革命性、民主性的，加以保留；相对地把迎合阿谀“官府”的，痛斥为强盗的，凭空辱骂必败的一些反面的叙述和描写，加以删去、改造，使整个基调以为反革命张目变而为宣扬民主革命，记录太平军曾有过这么一件轰轰烈烈的事。吴忠恕是最后失败牺牲了，历史的记录都是口诛笔伐，无以复加；但这一部书，却在纪念吴忠恕，人民为他写了光荣的别传。

《新中华革军缘起》，写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故事。人物众多，也还突出孙中山与黎元洪，所记的，还缺乏一般的故事结构，使之曲折、婉转而富于情节，只可说是一篇传闻的新闻报道。它与真实的历史记载，还有很大的不同，特别对黎元洪，歌颂的有过之无不及，还无大碍，尚可见起义前后，参加的士兵及人民相从的一些活动。可贵的地方就在这里，虽然全书没有写完，也值得重视，再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页，有过这么一次成功了，但又是失败的记事篇章。全文除校正外，没有大更动。

《海门案》，写潮阳县海门杨牡丹恋姐夫林问汤的故事。杨牡丹与林阿汤都坚持结婚缘，终于实现。作为审案，有别于一般的办法，不是屈打成招，就是代雪冤错，相反地用一根红绳，加以牵起，尽管告状的纠缠不休，仍加断合。作为办案，很有人情味，博得人们的喜欢。全文没有任何更动。

《水蛙记》，写清嘉庆时，泉州秀才詹典出洋，得安南王赠宝归来被害的故事。没有想到毒害的人竟是岳父及其子所为。詹妻告状，省官均受贿，一直晋宗告御状，才得雪白，罪

人伏法。这个故事可能是真实的，作者自然作了一些加工。其中詹妻得丈夫之魂梦告，过于虚假，删改了。这个案得以找到线索而能突破的原因，出于小孩子天真“杀水蛙如杀人”一语，才能逐步深入；同时写官场贪污纳贿，联同作弊，十分可怕，不论怎么说，也不论在什么时候，现实的意义很强。事情可大可小，叫人联想的地方尤多，不在行文本身，而在这一现象的可怕后果。

《滴水记》，写清代广东书生林书德，过秀才李廷丰家门，为其女玉兰在楼上浇花水所淋，以致一见相思患病，由姑母谋成姻缘的故事。主人翁在书中不见得怎么突出，而姑母与婢女夜香，却写得十分生动，姑母的行径，叫人担心，而结果化为一阵春风，县主所断，有情有理，别开生面而成喜剧。

《冯长春》，写浙江邓金府冯长春随父回乡，父病死途中，乃乔装为女，卖身作婢，竟因此连得二妻的故事。这个故事，可与“三言二拍”的类似情节媲美，而又有自己特色：曲折迂回，奇峰突出，化险为夷，叫人拍案惊叹。读的听的，无不为此笑开肺腑，成为更上一层楼的喜剧。

《双状元英台仔》，这是梁山伯、祝英台故事的续篇。写祝英台的儿子梁承，被奸相一再陷害的故事。这一民间故事，在潮州不是一般人所知道的；梁山伯哭拜祝英台坟而双双化蝶，而是梁祝复活，梁山伯受命出征，祝英台的后代，继父志为王朝卖命。福建、台湾都是这样别致的写法，很有特点，全部是补偿人民对“梁祝”的人情与遗憾而起的，也满足人民对于忠奸有别、好人应得善报的夙愿。《双状元英台仔》向来是“惨书”，明知不是真实的事，唱的听的还是一摸鼻涕一把眼泪，为梁、祝的命运嗟叹；到了终极，借神的力量，压倒奸邪，持持忠正而得以阖家团圆，皆大欢喜。为什么要梁、

祝这么表现？是一个很有趣的研究课题。这里特地予以介绍，也让其他地方的读者，一开眼界。由于梁、祝的故事，原是现实里的事情，也是人民对受情、对忠奸看法的化身。所以，借用了“神仙法力”，所占的份量不多，是神话一类故事的余波，以想像来代替人力所做不到的事，但又希望成为现实的事，出于不得已而形成的手法。

《升仙图》，写汉时白猿、木猴、琵琶、狐狸四妖掇走太子珠辉在深山与女蜘蛛精订婚的故事。崔国舅女文姬学法后往救，大打一通，施法术始救出，与之成婚。珠辉登极为蜘蛛精立庙，文姬生子后归天，七十年后，又下凡一次，始升仙不再来了。这是一部中国型的神话、童话，并掺入历史宫廷的哀婉的事情，十分怪诞、离奇，但又叫人同情、愤恨、哀叹……给人在感情上的渲染是很深的，特别是太姬归来，七十年后人事已非而自己并不察觉。生命如此可贵，但凡尘又如此无情与空漠，飘飘然就不如为仙归去。福兮祸兮，还留下悬念。这里介绍这么一篇，无非让人了解到，潮州歌册又多此一格，应该说，不争一花独开，而是百花争艳。全文中，动得最厉害的是把崔月真游十八地狱中一大段，虽名为劝人引善，但形象极其丑恶，恐怖暴露多于说教，又无实际价值，就加以删去了。至于神仙法术一类，是这个神话的组成部分，不论是四妖与蜘蛛精，无此难以成书，就保留不动了。

现在挖掘、整理潮州歌册的工作，仅仅是开始。我们做的也许不得当，设若不对，就加以否定向前进！同志们，“沉舟侧畔千帆过”，此之谓也。还有一句：

“病树前头万木春！”

谨此以祝！当前，我可以把这本选集，送到婶母的眼前，

让她高高兴兴地说一声：

“真的见到潮州歌册了。”

薛汕一九八四年七月二日，北京。

关于潮州歌册的来龙去脉，我已写成“潮州歌册”专条，收在 1985 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《书曲散记》一书中，如果与我在《汕头文艺》发表的《薰陶》一起参阅，就可以有个较清楚的根念。这里不再转载了。

1991 年 11 月 25 日附及。

宋帝昺走国

第一回

天寿王内宫产金龙 韩将军发怒打崔豹

诗曰：宋祚王纲数以终，金人乘乱捉英雄；
紫微星现乌桓地，万里江山一日空。

太祖开基定汴梁，受天之命做帝王，国号大宋覆天下，传至钦宗起祸殃。金番兴师犯帝京，被他打破东京城；徽钦二帝番掠去，坐井观天惨十情。宋朝江山未该亡，钦宗之弟名康王，泥马渡江回中国，建都金陵人知端。国号改元为高宗，全赖忠臣岳飞公；复返旧日之基业，王业稍安暂亨通，传至恭宗登帝基，一治一乱皆由天。王纲渐渐将西坠，国运难传万万年。无福者亡有福兴，天道循环是生成。当今天子恭宗帝，番奴又要起战征。

再唱天子恭宗王，先帝高宗驾已崩，执掌江山坐金殿，文武朝驾到殿中，三参九叩明白时，恭贺新君登帝基。天子传旨枢密院，颁行诏书下丹墀：大赦囚犯共钱粮，六部领旨去主张；左班丞相李文耀，执笏上前奏本章：“铁炉关中主将身，年迈辞官要归林，有道表章见我主。”内使接过有条陈，“披在龙床^①个案中，圣上看明表章言：“年迈不堪受重任。”便问

① 床——桌子

文武一众人：“谁人可去镇此关？”闪出大臣有一员，谏议大夫名张广，启奏万岁得知端：“威武将军名韩韬，深通兵法武艺高，早年告假回家去，我主降旨勿停留，即到湖广襄阳城，宣召此人来进京，然后命他铁炉关中去，前去镇守防番兵。”恭宗准奏即张递^①，速旨一道下丹墀。“钦差侍郎金成亮，即到湖广勿延迟，宣召韩韬上京来。”金爷领旨有安排，辞了圣上下金殿，收拾出京无放闲^②。天子朝罢返回宫，文武散班返回程，金爷奉旨湖广去。此事按下候表明。

再唱湖广襄阳城，有一忠臣韩老爷，官名韩韬好武艺，娶妻庄氏结亲情，产下二男无女儿：长子韩通次韩奇，随父身边学武艺，堂堂一表好威仪。他的先祖韩世忠，保宋江山立大功，两狼关中为元帅，屡代为官受皇封，一家享福过日时，深沐朝廷大恩仪。长子韩通十五岁，次子十二人智机。韬爷夫妻惜如金，闲将武艺教伊^③身，讲些文字共^④书史，一日过了一日辰。那日夫妻在堂中，忽见家丁禀一言：“朝廷钦差带旨到。”韩爷闻报心忙忙，吩咐速将香案摆，然后将中门开，身穿朝衣手执笏，夫人回避入房来。金爷来到大堂中，开读圣旨高声言，韩爷跪下呼：“万岁！”金爷读诏无放松。

圣旨云：

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朕初登大宝神器，至重论道经邦，全赖文臣学问，安边御敌，皆仗武将之能。今命侍郎成亮带旨

① 张递——张罗

② 放闲——放松

③ 伊——他、她

④ 共——与、同、和

到卿家中开读，接旨之日，可速入朝，同理国政。旨到无违，尔其钦哉！

韩爷接旨叩谢恩，请旨供奉在大堂。款待钦差在堂上，家童即来献茶汤，茶罢金爷要返员，韩爷一言来留伊。侍郎切意要复旨，韩爷只得陪送伊。夫马跟随回京中，金殿复旨不必言。

韩爷来共夫人说：“天子召我理朝纲，老夫即要上京畿，膝下二个小孩儿，用心训督将伊教。”夫人就共老爷提：“须当择一吉日辰，然后方可来起身。”韩爷闻言称：“有理，通书一看便知因。”二月廿五日吉期，上官昌贵最合宜。日子未到且按下。

再唱塞外一元番，创业北方名乌桓，兵强马壮国兴旺，邻邦蒙古人知端，国王他姓奇屋温，名叫天寿为番君，正宫皇后身姓秃，为人贤淑又温存。左班丞相哈维空，足智多谋又尽忠，镇国元帅西尔达，屡经血战立大功。番后有孕在腹中，连带十二个月间，孩儿还未来出世，十分烦恼挂心傍。国王有些挂心机，但愿生下是男儿，承继元国之基业。一日过了一日时，番后分娩要临盆，天寿大王喜十分，命了妃嫔齐伺候，紫微天星下凡间，哭声振宫院、宫婢抱起即返脐，看是太子喜心机，两耳垂肩喜廷廷，宫婢忙报帝主知。娘娘生下太子来，番王闻知忙来看，灯光照见小婴孩，龙章凤姿貌非凡，一定霸业共图王。国王天寿同坐下，宫婢伺候在两傍，即进汤药无放松，娘娘饮下一时间，番王愈想心欢喜，共子取名知人，日后长成有后传，就可接位登银銮，将他取名忽必烈。王后闻言心喜欢，夫妻言谈到更深，同上龙床去安眠，不觉过了又一日。

番王登殿会众臣，文武见驾无延迟，朝参之后列两边，番

王就共众卿说：“孤家昨夜三更时，正宫娘娘生了太子身。”文武闻说喜非轻，恭贺帝主生太子。番王殿上喜在心，即赐筵席赏众卿。文武谢恩喜心胸，麒麟阁中摆筵宴。右班丞相娄哩英，启奏帝主得知机：“臣亦昨晚三更时，臣妻生下一男子，与小殿下同时。”番王闻奏喜欣欣，“贤卿亦得小儿郎，同与太子来出世，长成一定扶朝堂，赐卿御酒有三杯，再赐一对紫金花。”哩英谢恩心欢喜，又赐御宴有一回，帝主退殿返回宫，文武筵罢返回程。娄相回府心欢喜，就与夫人一一提，后将孩儿来观看，不是平凡小孩儿。夫人昨晚恍惚间，梦见猛虎闯入房，忽然肚痛来分娩，生下孩儿暗惊惶。娄相共子取名字，名唤德虎乞人知。按下番邦言勿提。

再唱韩韬人知机，二月廿五日子到，韩爷上京无延迟，来与夫人说知因：“下官进京要起离，膝下二个小孩儿，教训不可惹祸机。”又叫二个子儿身：“在家顺从你母亲，诗书武艺须奋练，自有出头之日辰。”公子从命应爹爹：“放心做你去上京，加官赐爵在金殿。”韩爷闻言喜心情，酒席已设在厅中。夫人就共相公言：“入席饮酒后起马。”夫妻父子四个人，一同饮酒言话机，分别之话不尽提，席罢韩爷要起马，八名家将同起离，安排行李在大厅，家将相随出门行。韩爷上马别妻子，夫人送君往京城，二个公子送父亲，然后回家言不陈。韩爷上马往京去，一路迢迢忙起身。不唱韩爷路上行。

再唱云南永昌城，有一工部尚书职，现今伴驾在帝京，乃是朝中一奸臣，姓崔名烈字梦熊，奸贪谗佞心肠恶，娶妻刘氏为夫人，生下三男人知情：次子崔风长崔龙，三子名字叫崔豹，长次二子俱长成，各娶妻房结成双，学得武艺甚过人，随父享福京城内，家眷大小在云南。惟有崔豹在府边，奉侍母亲过日时，籍名读书书房内，实则偷闲人知机。行年十七